

崇禎之死：詩作中的
甲申之變與聞變反應

吳志廉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一、引言

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闖王李自成（1606-1645）率流寇攻破北京，崇禎帝朱由檢（1611-1644）身陷末路，煤山自縊，史稱甲申之變。同年四月，清軍入關，闖軍撤走。五月，福王朱由崧（1607-1646）在南京稱帝，是為弘光政權，開啟了相繼在南方建立以抗清復明為目標的南明政權。可見甲申之變是明清之際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對於重塑重大事件，除了治亂興衰等因果分析的宏大概述，更應有歷史現場與細微感受，那些身在其中的見證者或耳聞者的血肉之感、劫後之思的「第一反應」，自不能忽視。

甲申事變、北都淪陷乃至王朝殞落那一瞬間，不管是著名或不見經傳的文人，其生理反應與心理感受都在聞變後那一剎那集中地湧現，他們近乎本能以「詩史」的形式紀事述變、抒懷寫恨。因此，詩歌記載了文人最直觀、最真實、最坦率屬於這一「歷史當下」的情感與思想，交織了震驚或預知、希望或絕望、投降或抵抗、出仕或歸隱、南奔或北歸、偷生或赴死等既對立又並存的內心糾結與政治抉擇。

相比起事後理性分析的「史學材料」如正史、私史、筆記、文章，一些便捷或倉卒書就的「詩作」，是截取當下情思的最佳體裁，

將文人聞變後的創傷反應、道德困境、生死抉擇、帝國追悼等的複雜情緒與價值判斷高度濃縮在幾句至幾十句之間，有情有感，有血有淚。從字跡、事跡到心跡之交匯，詩作中的亂世局面宛若眼前，對於我們還原甲申事變的歷史現場與人物感受，有着難以取代的文獻價值。

※ 二、從詩史到心史：國破君亡與聞變情思

甲申三月十九日的發生現場，李逸樓（？ - ？）〈刑馬·紀三月十九事也〉有記載：

刑馬凶門山，前麾折大竿。君王青袞冕，戰士白衣冠。推轂應臣辱，分符報國難。檄飛皆震動，烽舉忽盤桓。極目妖氛惡，中原日色寒。狐狸時自哨，豺虎怒無端。狡寇謀朝逼，諸軍潰夜闌。煙塵迷內殿，反側發長安。陣陷河山裂，城層草木丹。龍爭天有血，鬼哭廟將殘。趙卒坑何酷，秦庭泣未乾。義軍今死盡，草莽寸心殫。¹

在詩人眼中，流寇成為人性泯滅的禽獸，在暴虐的獸性驅動下，大規模殘殺守城武將與無辜百姓。詩中描繪城闕崩坍、煙塵蔽日等戰後畫面，不無煽情，但充分表達了其對帝都淪陷、義軍喪命的哀思。眼前「陣陷河山裂，城層草木丹」，血流塗城，一片瘡痍，情何以堪？秦垌（？ - ？）〈哭先帝四首〉云：

睿德繇來日月縣，何期螳臂忽翻天。孤臣夢杳三千里，聖主衣宵十七年。慘甚靖康淪北漠，禍深天寶狩西川。相看共灑南冠淚，擊楫誰人着祖鞭。（其一）

生來齒髮盡君恩，那有么魔犯至尊。不愧闖名唯鼠竊，何知漢大只鯨吞。金人欲下銅盤淚，舞馬應嘶玉陛魂。莫道天崩誰可問，千秋忠逆正堪論。（其二）

遺詔爭傳血淚紅，身危猶自軫民窮。飛龍有悔歸天上，碩鼠無儀入禁中。一統山河驚玉碎，千年宮闕歎塵封。宵薪書膽何人事，好與新朝掃伏戎。（其三）

累朝王氣未應衰，慎德凶終亙古疑。詎是天心忘啓甲，無如鬼眼獨窮奇。漢官若個悲錦蕞，周道于今惜黍離。聞說眾口能殉義，吾儕何以立鬚眉。（其四）²

詩中將明朝甲申之變比擬為唐朝的安史之亂、宋朝的靖康之難，這常見於明清之際的世變書寫。作者標籤流寇如「螳」、「鼠」、「妖魔」、「窮奇」般殘暴貪婪，將明朝與帝王定位為如「日月」、「飛龍」般雄偉正直，揭示這是由妖邪入侵聖域屬於悖逆天道之叛亂。當中「莫道天崩誰可問，千秋忠逆正堪論」，意味世變國運雖然難以預料、無從追問，世人對於「慎德」竟然「凶終」之結局感到不平，但代表「正義」的明朝與代表「邪惡」、「窮奇」的叛徒終得到孰是孰非的歷史審判，強調抗敵復明是一場毋庸置疑的義戰，像是「天心」對抗「鬼眼」一樣，合乎天理，勢在必行。

龔道人（？ - ？）〈燕都志變〉云：

苞鞏神州百二關，陸沉驚睹霎時間。彎弓介馬來何驟，鑄鼎成龍去莫攀。車乘旁招常惻惻，鬢毛初刈尚斑斑。夢魂猶識東皋里，夜半飛過蠡澤灣。³

昔經輝煌的帝國在一瞬間陸沉傾塌，是大部分人始料不及的悲劇，帶給他們強烈的驚駭。「彎弓介馬來何驟，鑄鼎成龍去莫攀」，先帝乘龍歸天，臣民惶恐得不知所措，需要時間消化這難以置信的國變訊息。

有關甲申事變的詩歌，可謂沾滿了淚痕，袁與立（？ - ？）〈哀國變〉云：

十載妖氛厓主憂，玄黃朝局轉悠悠。鋤奸下吏逢投杼，仗劍廷臣誰借籌。縞素三軍皆一哭，無衣千古賦同仇。餘生未遂攀髯願，北望燕雲淚不收。⁴

北都淪陷讓作者簌簌淚下，他們耳聞或目睹了未曾經歷過、想像過甚至未有史事可資對照的事件，椎心之痛於焉而生，哭泣則是情緒導出的本能反應。「無衣千古賦同仇」，事出突然，只能調動知識儲備中相似古事表達其救城之意。《春秋左傳》記載申包胥哭於秦庭，秦哀公為申包胥賦詩〈無衣〉，表示願意發兵助楚抗

吳。國難當前，情急之間生理上難以抑制的哭泣，讓漢人借着淚水此一媒介聯想到哭泣救城的可能，是最直接的當下反應。又如趙渙之（1603-1651）〈聞變〉二首云：

西山雄遠玉泉漸，知是先朝櫛沐貽。魏闕朝曦馴象散，燕臺夜雨伏龍悲。（其一）

誰道長安寇騎侵，石渠金馬總消沉。秦庭夜泣孤臣血，楚澤行吟放客心。（其二）⁵

作者聞及寇騎席捲燕都，從將信將疑到誠惶誠懼乃至焦躁不安，意欲仿倣忠賢典範申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那樣以實際行動為國家解困，但以淚救國畢竟罕見，更多的是孤臣行吟澤畔無力回天。此詩揭示在歷史當下，不少人驚慌失措，除了付諸痛哭悲啼之行為、想像以哭救國之神話，終無從落實其他救國之舉，是對歷史洪流難以抗逆所產生的既焦灼萬分又無能為力的情感。

闖軍城破，帝王殞命。孫琮（1636-？）〈贈陸是觀先生〉曰：「天崩地坼神鬼愁，哀哉烈皇死社稷。先生聞之心膽裂，拔劍斫地冠衝髮。」⁶形象地刻劃聞變者失常得近乎瘋癲的精神狀態，只能通過無意義的活動宣洩內心的憤懣。

許元博（？-1646）〈聞先帝變〉云：

滔天逆賊破封疆，草莽孤臣痛斷腸。願借上方三尺劍，將伊
寸磔報先皇。⁷

許氏初聞帝王身殉社稷，自是悲憤交加，恨不得手刃流寇，以報先皇。突如其來的慘烈國難，遠遠超出一般人的認知範圍，聞者既震驚又震怒。

有些詩歌將「地塌天崩頃刻間」的歷史瞬間寫得非常具有歷史感。韋次弓（？-？）〈悲燕城四章〉云：

君王一死重丘山，地塌天崩頃刻間。輦道只今成馬跡，鼎湖
何處望龍顏。春陵佳氣依然在，華表仙翁竟不還。千載史書
遺恨事，北平自古號天關。（其一）

鼠盜烽煙動驛塵，都門夜嘯幾黃巾。偽朝仕族城君子，（案：
句後注釋字跡難辨）帝室遺孤口小人。七萃鳥蛇非復舊，九
州日月又重新。今時寶劍思頻借，十萬橫磨斬亂臣。（其二）

靈物口口護九霄，忽口騎日火龍妖。天孫漢水辭青殿，王母
雲鬟墮翠翹。八駿千官悲穆滿，三年四海哭唐堯。羣疑眾難
填胸飽，一斛檳榔不可消。（其三）

廟鉞親推上相車，半為猿鶴半蟲沙。鳳凰已去青銅樹，翡翠
爭簪白奈何。東道羽書飛海岱，北邙燐火掩雲霞。碧鏤銀膀
無消息，莫羨生兒自帝家。（其四）⁸

為了強化那一瞬間之天翻地覆，作者並置帝國氣象與殘破局面，
形成美麗與醜陋交錯的藝術張力，突出國破從不同層面撼動了原
本的世界。詩中的輦道、龍顏、春陵佳氣、華表仙翁、七萃鳥蛇、
八駿千官、青殿、翠翹、鳳凰、翡翠等的意象都在建構一個雍容
華貴的帝國，可惜它被鼠盜、黃巾、偽朝、亂臣、妖既猛而急地
破壞得殘破不堪，深感美好事物如帝國竟在一瞬間消毀。所謂「千
載史書遺恨事，北平自古號天關」，歷史之悲劇破空而來，實防
不勝防。那看似穩固的燕城天關一旦出現缺口，即如水壩決堤頃
刻崩盤。作者不由感嘆：「碧鏤銀膀無消息，莫羨生兒自帝家」，
國破首當其衝需要受苦受難的正是帝王之家，又何羨乎？

方以智（1611-1671）父親方孔炤（1590-1655）身為朝廷武官，
以自身的率兵經驗見證了明朝軍事的腐爛朽敗，對於山河淪陷有
複雜的情緒，所論非紙上談兵，其〈蒼天·甲申三月十九北變，
時在濟南，號絕〉云：

萬歲山折蒼天崩，金鰲社鼠同一坑。撞碎九閭北斗裂，烏號
射日弦斷絕。增兵剿賊年復年，七百萬餉如流泉。既蹂西安
躡山右，三關宣雲遂不掄。盧攜張鎬喪天下，依倚中人赫仗

馬。問監國，問遷都。驚破膽，徒摸餚。請內帑，請倡義。
總不許，但咽氣。九邊萬隊皆潰降，不降便走淮渡江。蒼天
蒼天，來此一月看石田，倒地哭死張空拳。⁹

明末民變愈發失控，此詩揭示朝政支付連年剿賊之用，連續增加兵餉，卻不斷戰敗失守，堪稱「七百萬餉如流泉」。國家危機迫在眉睫，終爆發甲申事變，良將相繼喪命，方孔炤焦急追問皇族宗室「監國」如何應對，後者卻「驚破膽，徒摸餚」，對於遷都與否舉棋不定。方氏進而「請內帑，請倡義」卻被拒絕，無奈得一邊頓足捶胸，痛哭張拳，一邊呼籲南渡，寫盡了一介軍官對腐敗朝廷的諸多不滿又操心不已的忠誠。

中國幅員遼闊，甲申國變之消息，滯後地傳至其餘城鎮，但聞者無不感到震愕與悲痛，像李宏志（？-？）抄錄的詩證明了有人遲至五月才知悉此事，〈山中五日聞三月十九日之變〉云：

五月五日天欲傾，悲風萬里動神京。劇隨父老蒼黃哭，忍說君王慷慨行。自古主憂猶責死，即今國破盡偷生。閒時漫數詩書效，華嶽山高恨未平。（其一）

漢家功德尚謳吟，誤國其如盡盍簪。誰引豕居龍鳳闕，卻憐鵲序馬牛襟。敗亡何必曾先見，痛哭猶存未死心。獨有深山雲物異，悲涼夏木變霜林。（自注：先予慮北京必不守，聞

者唾之。)(其二)

聖主焦勞十七年，那堪回憶倍潸然。憂危誰下銅駝淚，灰燼空傳紫禁煙。北地有懷悲漢謚，中興何日見周宣。南陽豈少閒吟者，聞達毋寧得苟全。(其三)¹⁰

其一述眾人聞及國變之悲慟，其三寫作者渴望復國卻對國家失望的複雜情緒。其二尤堪注意，直道「敗亡何必曾先見」，作者曾就着政治局勢預言北京將會失守、敗亡將會降臨，聞者覺其杞人憂天，不屑唾之，詩人見微知著的敏銳觸覺常在眾醉獨醒的情況下發生。先知事後應驗之預言，與百姓事前懵懂之舉對比，衍生強烈的諷刺意義。雖然如此，能預判朝代傾覆終屬少數，更多的是對甲申之變缺乏心理準備，迎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李確（1591-1672）〈哭忠烈皇帝〉云：

驚傳龍馭痛宸天，不是尋常遏密年。唐運豈期逢百六，楚圍無計出三千。湘妃血盡啼斑竹，望帝魂歸泣杜鵑。幾夜中庭看北斗，一回長歎一潸然。(其一)

城頭落日起黃埃，玉碎昭陽更可哀。灑血尚留遺詔在，斷魂無復故宮來。三良自分甘殉死，九廟誰憐付劫灰。我昔壯遊詢盛事，宵衣聞說坐平臺。(其二)¹¹

「驚傳龍馭痛宸天」，直道此事突發得難以預料，是大多人聞及惡耗的第一反應。「幾夜中庭看北斗」，此詩應寫在國變後的若干日子，證明甲申國變帶給作者強烈之震撼，時間的流逝並未磨平內心的波瀾，每念及帝王、妃嬪與烈士的壯烈犧牲，即「一回長歎一潸然」，不由感嘆昔盛今衰。

萬壽祺（1603-1652）亦是遲至五月才聞變，並寫下幾首詩。

〈初聞〉云：

天下何時始上書，中原痛哭竟何如。攀髯冀北黃雲閉，齕指南天白日虛。忠孝文章空爾汝，江湖廊廟此樵漁。祇今四海蒼生望，陵闕風塵一腐儒。

〈五月〉云：

喬雲五色日重光，今上龍飛豐沛鄉。藩將自稱新節度，國書初遣老中郎。侵晨旋馬入高廟，半夜焚香哭上皇。中外擁兵爭定策，一時誰是郭汾陽。

〈曉哭〉云：

曉哭吞聲四野哀，寢園何處起塵埃。西風日送群鴻去，北闕

天回萬馬來。千里蓴鱸今泛宅，昔時漁獵始登臺。不需惆悵
臨岐路，君自投鞭有異才。¹²

〈初聞〉難免有書生無用之慨，一介腐儒於家國之變嚎啕痛哭實
無濟於事。〈五月〉在祭祀先帝之餘，亦期許如郭子儀的名將能
夠收復失地。「喬雲五色日重光」、「中外擁兵爭定策」，寫出群情
激憤、振奮人心的景象，揭示部分漢人相信復國是指日可待的，
在艱難的日子，希望之苗頭是支撐着他們存活之動力。〈曉哭〉
同樣勉勵自己與眾人，臨歧惶恐無益於事，應保持信念，誠如《晉
書·苻堅載記》所云：「以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朱昭芑（1608-1652）同樣希冀着復國，〈甲申悲憤詩〉云：

銅馬連群壓帝畿，百官猶是殿廷非。栢門霧苦埋金屋，櫓圍
風嘶覆玉衣。百尺龍樓愁頓毀，萬年麀繫痛誰依。狂生欲効
秦庭哭，只恐高官舉扇揮。（其一）

騎尾歸天正氣臨，一年碧血灑華簪。素車白馬賓私慟，黃閣
烏臺鬼畫吟。地下君臣應有意，人間朝野獨何心。離騷熟讀
神顫顫，未敢招魂撫座琴。（其二）

勸進數天奉一人，金根蔥鬱氣方新。中原板蕩非無主，江左
風華幸有臣。代邸駟來休坐甲，橋陵龍去正含辛。次山直筆

何須記，靈武當年喜即真。(其三)¹³

燕都失陷，滿地碧血鬼魂，陰森可怖，是處霧苦風嘶，一片淒涼，亦恐「舉扇揮」之高官阻撓救國。但作者仍喊出「中原板蕩非無主，江左風華幸有臣」，寄望南下之政權如唐肅宗靈武即位後重建君臣體系，奮起抗敵，畢竟一息尚存，不宜過早地絕望。

然而，於光復家國一事並非人人都抱存希望，有些人感到絕望，葉香城（？-？）〈討定粵寇後驚聞國變量移卻歸〉云：

空白幾頭鬚，移山也自愚。檀槐腥日角，牛馬噓天樞。驚夢愁香死，尋漁憶鼎湖。瘴江難再別，敢與世情孤。(其一)

□沸風塵日，衣冠盡炭塗。間留血性在，曾着眼光無。客自驚鵲驚，人誰問菜鱸。十年歸萬里，三徑恐荒蕪。(其二)¹⁴

作者亦曾傾力討寇，但群魔侵蝕，衣冠炭塗，深感國之大廈既倒，心力交瘁遂選擇歸鄉。將士奔赴前線之戰事一旦曠日彌久，則意志消磨，希望或絕望有時只是一線之差。

除了三月十九日的死忌，漢人更會為崇禎帝的生辰而悲慟。徐汧（1597-1645）〈恭遇烈皇帝聖誕小臣不勝哀感敬賦四章〉云：

淚灑先皇似向隅，吞聲豈忍憶嵩呼。衣冠此日趨南闕，玉帛何年會冀都。聖主哀思應避殿，微臣隱忍尚全軀。亦知佐命悲歡異，還記今朝令節無。（其一）

珍饌精□賜講筵，每逢聖節主恩偏。十章書未陳金鑑，九逝魂猶戀細旃。社稷風雲仍世世，（□壽□賀，百官行禮，奏萬歲樂之曲，云：「風調雨順昇平世，萬萬年山河社稷。八方四面干戈息，□龍處處□會□。」）園陵霜露自年年。史臣珥筆應書葬，玉匣珠襦不忍傳。（其二）

祇緣慈諱撤前旒，聖孝從來卻頌謳。（十二月廿四日為孝端皇后忌日，先帝不受□賀。）在昔赤龍盤綺閣，于今丹雀積珠丘。瞻烏北極人心繫，獻爵西園國耻酬。生氣凜然惟我后，畏神服教自千秋。（其三）

十七年中侍帝臺，丹心何事便成灰。龍髯已少千官哭，鶴禁誰傾萬壽杯。南國笙簧愁遏密，朔方冰雪悵歸來。在天終耻和戎策，歲幣傷心北使回。（其四）¹⁵

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在其死後的生忌，遺民如徐汧即勾起刻骨銘心的創傷記憶，格外眷戀故國先王。弘光元年（1645）五月，南京政權失守，徐汧投河殉節，可逆論此詩作於甲申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其一，作者憶及是年國破君亡，難掩悲傷。「微臣隱忍尚全軀」，可見此非推搪之辭，當時其欲留有用之身，為復國計也，直到明年南京失陷，他才萬念俱灰於末路就義。其二道出從盛轉衰的痛史，往昔「珍饌精口賜講筵」，崇禎帝於誕辰禮遇臣子，朝廷奏起萬歲樂曲，期許「社稷風雲仍世世」，結果卻「園陵霜露自年年」，偌大之皇朝剎那覆沒，歷史之殘酷無情，一至於此。其三，述崇禎帝出於對孝端皇后之尊重，於生日不大肆鋪張，更謝絕謳頌，符合其儉樸之歷史形象。作者北望故都，「獻爵西園國耻酬」，期許一報國仇，以慰先帝之靈。其四，彷彿從理想的高峰墜下，作者雖欲雪恥，但眼見「龍髯已少千官哭，鶴禁誰傾萬壽杯」，多少的沮喪與失望深寓句中，揭示漢人已淡忘崇禎帝生辰背後的國仇家恨，不失為一個側面反映南方漢人的復國熱情從盛到衰的現實。時人記憶與遺忘的選擇，往往預示了一場抗爭的成敗得失。

追隨崇禎帝就義的朝臣屬於少數，一些明臣國變時雖然沒有果斷殉國，事後亦有身心受創的後遺症。趙千里（？-？）刻劃了從悲愴到沉痾、從吐血到瀕死的歷程，其〈惡風折海棠行〉有引云：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賊闖陷闕，皇帝執國君死社稷義。倉卒間，整於乾清宮，呼酒酌天，豪痛幾盡。召后，后已白練自裁於坤寧。始公主至，皇帝手握明光絕之，命龍種變化逸去。見幸宮嬪，或承帝力，或法后殉者眾。皇帝乃步天壽山，

止於鐵梗海棠樹下，血詔淋漓，不忍多誦述。帝就樹引白練，繞龍髯而升。嗚呼！尚忍言哉！小臣趙爾圻以癸未夏叅憲臣李邦華軍，偕赴鞏轂，謁選得台州理。賊逼，不忍飄然引去。憂意成疴，食止血來，至是益委頓，床褥死而甦者，再注淚和墨，作惡風折海棠行，以紀天崩之異。恨弗獲匍匐討賊，臣死猶罪矣，謹自此絕筆。本年月二十有七日，廬陵小臣趙爾圻識於燕邸。

趙氏儼如歷史見證人描繪了妃嬪公主與崇禎帝的死亡過程。家國喪亂，宮殿哀鴻遍野，瀰漫着死亡與絕望的氣息，令人慘不忍睹。自己雖得逃脫，卻憂鬱為疾，病榻纏綿，可資說明若不妥善處理甲申國變帶來的創傷，是可以致命的。作者臨死前作此絕筆詩，於賊之深惡痛絕，溢於筆端，詩云：

上林鶯轉不成遷，落花蹴損清明天。九州花竟盡兮予，可憐無主啼杜鵑。往者八千女鬼如，妖木斯須神物口。其口金枝玉葉從天接，太極梅梁上華屋。皇帝憂勤十七載，布衣蔬食斂皇福。黃榆細柳最關情，梧桐不種三十六。木猴青龍識何劇，應為天崩與地裂。長安昏沙捲槐棘，狐狸戴鬼宮殿立。萬年一此乾清宮，呼酒酌天天懵懵。長秋白練曳光黯，粉黛同化美人虹。骨肉生絕與死絕，慷慨低徊一社稷。挺身直上天壽山，祖宗臣民見詔血。萬年枝在海棠樹，（林茂之曰：「萬年一此乾清宮」，「萬年枝在海棠樹」，讀之令人叫絕痛

絕。)十八封姨莽摧折。嗚呼！海棠名花生鐵梗，映碧松楸雲護冷。淨居流珠耻不列，何況柔情臙脂井。愁口七尺桐棺函玉骨，桃花犬過亦嗚咽。輜車不侈山陵路，身終聿昭儉素德。紫榛金醪白琅霜，會稽梧野老仙鄉。我皇神遊天庭不可測，龍蛻有翼矯雲驤。臣圻抵死不忍誅，夢灑筆花千片淚。恨爾賊曹鈞斷腸類，斬除不饒爾寸碎。我皇顏色芳馨在，終古與臣恨血繞，空傳花不化土。¹⁶

林茂之評語「『萬年一此乾清宮』，『萬年枝在海棠樹』，讀之令人叫絕痛絕」，精準概括此詩的藝術感染力。作者以杜鵑、血詔、海棠、松楸、棺木、玉骨、輜車、山陵等意象渲染帝國崩解與帝后死難之慘況，並將夢魘與淚水交織出亦虛亦實的場景，對妖獸一樣的叛賊發出不共戴天的誓詞，宣示甲申悲劇對趙氏的沉重打擊。詩中有誇大與想像，但相比起其他理性甚至冰冷的歷史文獻，這定格在生死邊界的遺作，更能示現創傷者生前最後一刻那悲痛徹骨的吶喊，凝聚了至死不渝的士人風骨與忠節大義。

歷史有多元甚至相互衝突的現象，身在其中的行動者各有各的行為動機與價值追求，欲執一端以概括歷史全景，大抵不能活現那一歷史時空的眾生相。一方面有人為國變傷痛，一方面有人無動而衷，陸世儀（1611-1672）〈五月四日得先帝后慘報，確信四海同仇，若喪考妣。詰朝鄉紳有樓船廣筵，縱觀競渡者，憤而刺之〉云：

痛心三月中旬事，龍馭賓天遏密初。誰忍漫拋亡國恨，畫船
閒看賽靈胥。¹⁷

作者延至端午節前後始聞及惡耗，如喪考妣，然鄉紳置身事外，
安坐樓船觀龍舟競渡，習俗之履行彷彿比一國之存亡更為重要，
荒誕得令人憤怒。

漢人在悼念以身殉國的崇禎帝，在同情使然的書寫當下，時而罔
顧導致朝代傾覆的帝王因素，有意無意地將其亡國之責轉移到其
他人身上，甚至稱崇禎帝為聖人。例如邵潛（1581-1665）〈哭
思宗烈皇帝〉云：

宵旰憂勤十七春，孜孜圖治為生民。發奸不貸中官罪，去佞
難全上相身。儉比漢文無侈德，剛同唐憲有深仁。鼎湖一去
龍驂遠，惆悵山陵入戰塵。¹⁸

他極力稱許崇禎帝治國甚勤，儉樸如漢文帝，剛直如唐憲宗。但
「鼎湖一去龍驂遠」，國柱崩裂，如日月沉輝，蒼生置身戰塵失其
所依。這些溢美之辭跟古今歷史學家對崇禎帝之責難不無差異，
說明了在批評距離形成之前，盱衡時局的「後見之明」是事過境
遷所產生的，身在歷史現場的人通常來不及消化所有訊息，容易
被悲愴情緒、感性思維左右歷史判斷，那些理性而客觀的歷史見
解，往往是後知後覺的領悟。因此，詩歌對於還原、貼近那一歷

史剎那的個體情思，以及勾勒事後理性檔案以外事件當下書寫主體那真情實感之心史脈絡，不無裨益。

國變後雖有殉節烈士，但不乏迎降於流寇之朝臣，閻爾梅（1603-1679）〈哀燕山〉有引云：「嗚呼，此予《蹈東集》之所由作也。流寇三月陷京師，予聞報頗遲，北向大哭，詩以哀之。」詩曰：

春夏之交梅雨濤，滿湖新翠萍荷苗。我方苦塊卧微山，躬耕墓旁築土室。兵後殘書亂堆窗，隨意押吟評甲乙。生來落魄江海人，除卻宿醒無他疾。有客遙傳湖外信，流寇北侵京都失。初聽茫然駭且疑，道路悠悠恐未必。遣兒入城問所交，消息既真魂慄慄。縣官文告革明朝，啟關迎寇改元畢。撫膺長慟呼高天，左右童僕淚泉溢。妻子心傷不敢視，吞聲內向泣啾啾。吁嗟乎，先皇六宮今已矣，太廟寢園誰為恤？國戚拜闕獻諸王，宰輔公侯盡屈膝。可憐平居負重名，傀儡乞哀狀不出。主持清議竟何如？臨時貽笑董狐筆。怪哉盜賊亦輕之，橫加鞭箠與斧鑕。君不見司農笏擊白華階，侍中血濺蕩陰蹕。又不見燕山柴市爾熟經，廬陵丞相于焉卒。百年易逝死安逃，臣子終身君父一。吁嗟乎！我人慎勿忘斯仇，甲申三月十九日。¹⁹

此詩生動描摹了作者聞及甲申之變從「初聽茫然駭且疑」到「撫

膺長慟呼高天」的情感變化。詩人悲慟之餘，亦不忘控訴向敵軍屈膝求存那些「平居負重名」的國戚、宰輔、公侯。詩中列舉了秀實擊笏罵賊、嵇紹血濺帝衣、文山就義柴市這些捨生取義之忠臣典故，除了稱道當時慷慨就義之明臣，亦反襯出上述國戚名臣對流寇搖尾乞憐之狀。作者最後勉勵眾人恪守君臣之義，不忘國之大仇，因為人終有一死，選擇苟且偷安是不必要的，揭示聞變者當下往往被忠義情緒驅使而表現得憤憤不平。

龔仲震（？-？）〈痛哭詩〉云：

痛絕吾君稱至仁，猶聞遺詔恤生民。中原禮樂今何似，文武衣冠更不倫。舉國徒知推偽主，普天誰解念王臣。啼猿聲斷悲難盡，慷慨何緣致此身。（其一）

江關昨夜北風腥，遙望長安落大星。不信簪纓皆擁戴，何堪犬豕踞朝廷。數行哀詔神人泣，百丈妖氛日月暝。待旦枕戈雙眚裂，冰天淚灑劍鋒青。（其二）

寸寸輿圖血戰新，中原赤野走荒燐。山河恥重憑誰洗，君父恩深不復陳。萬國衣冠酣肉食，九重衣甲薦征塵。請纓若獲殲兇逆，淚灑諸陵滿薊濱。（其三）²⁰

當中的「舉國徒知推偽主」、「君父恩深不復陳」、「萬國衣冠酣肉

食」，痛訾不少漢人於存亡之際、義利之間拋卻深恩，擁賊為王，沉迷逸樂，導致出現「文武衣冠更不倫」、「百丈妖氛日月暝」那如率獸吃人的黑暗時代，劫灰滿眼。作者不禁詰問「山河恥重憑誰洗」，彷彿天地之間只剩下他一人矢志復明；陵谷遷變，不得不「待旦枕戈雙眸裂，冰天淚灑劍鋒青」，咬牙切齒地寫盡了孤臣孽子腸斷之悲，滿紙嗚咽。

※ 三、結語

必須承認，上述詩作屬於「文學材料」，不無誇飾的主觀情思，但不妨視作「歷史個體」被歷史事件震撼後的某一個體面向，即便不能達到史學上完全「求真」的客觀意義，亦有豐富歷史細節、情感層次的心靈史意義，揭示了部分的「真相」。誠然，記錄士大夫在世變下精神世界的詩作，填補了史學材料之外種種不易察見的思想裂縫、情感皺摺，將其中的血肉之軀一一活現。在氣節與變節、生存與死亡、出處與辭受之間，歷史場景變得豐盈立體，可觸可感，這就是「心史」的價值。要之，史學與文學的材料各有優劣，本是大小互見、相互辨證的依附關係，而不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偽的敵視關係。詳細論述可參即將出版的《清初詩文中的崇禎悼念與隱微書寫》。

注釋

- 1 抱陽生編著，任道斌校點：《甲申朝事小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卷 4，頁 99-100。
- 2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 10，頁 2a-2b。
- 3 鄭廉撰，樂星輯校：《豫變紀略》，收入《甲申史籍三種校本》（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頁 326。
- 4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10，頁 2a。
- 5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7，頁 3a。
- 6 〔明〕孫琮：《山曉閣詩》（清康熙刻本），卷 6，頁 1b。
- 7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8，頁 1a。
- 8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8，頁 1b。
- 9 卓爾堪編，蕭和陶點校：《遺民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卷 1，頁 69。
- 10 李宏志撰，樂星輯校：《述往》，收入《甲申史籍三種校本》，頁 21。
- 11 〔明〕李確：《李介節先生全集·畝園詩後集》〔清嘉慶十九年（1814）錢椒刻本〕，頁 38a-38b。
- 12 萬壽祺著，余平整理：《萬壽祺集·隰西草堂詩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卷 3，頁 80-81。
- 13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9，北大配補頁。
- 14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7，頁 2a。
- 15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7，頁 4a。
- 16 〔明〕陳濟生輯：《啓禎遺詩》，卷 10，頁 4b-5a。
- 17 〔明〕馮夢龍輯：《甲申紀事》〔明弘光元年（1645）刻本〕，卷 13，頁 9b-10a。
- 18 〔明〕汪之珩編：《東臯詩存》〔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園刻本〕，卷 42，頁 25a。
- 19 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耄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頁 56。
- 20 懶道人：《李闖小史》，收入《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頁 107。